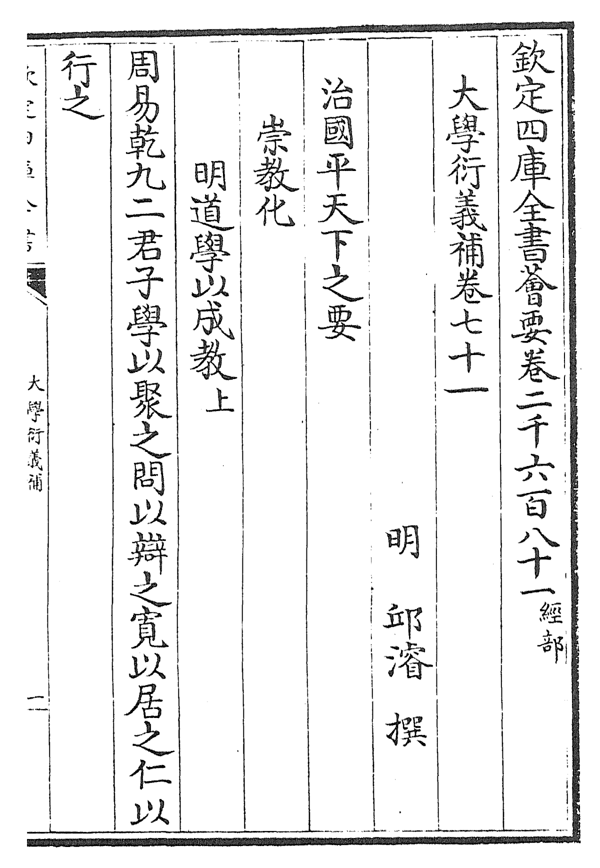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大學衍義補卷七十一

明 邱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崇教化

明道學以成教上

周易乾九二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寛以居之仁以行之

程頤曰學聚問辯進德也寛居仁行脩業也

真德秀曰乾天德也聖人之事也猶必學以成之學之不可已者如是九二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九三曰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皆學之事也

臣按大人之所以為大人者以其德業之盛也學者未至于大人之地欲希之者當何如亦惟進德脩業而已矣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

居業也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則德之進者日以崇
寛以居之仁以行之則業之脩者日以廣夫然則
九二大人之地亦可以企而及之矣然則用功之
要何先曰誠而已忠信誠也脩辭立其誠誠即忠
信也誠乎誠乎其進德脩業之本乎
蒙之彖曰蒙以養正聖功也
程頤曰未發之謂蒙以純一未發之蒙而養其正乃
作聖之功也發而後禁則扞格而難勝養正于蒙學

之至善也

朱熹曰蒙以養正乃作聖之功

張栻曰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蓋童穉之時純一不雜人欲未起天理實存謂之大人者守此而已謂之小人者失此而已人于是時保護養育則虚靜純白渾然天成施為動作酬酢進退皆天理也非作聖之功起于此乎

臣按學記云禁于未發之謂豫發然後禁則扞格

而難勝是以聖人施教必于童蒙之時是以商之三風十愆先具訓于蒙士周之正事彝酒孫誥教于小子穆王以聽言格命告于幼子童孫盖與此養蒙同一意也方人之幼也欲念未熾情竇未開其本然之性得于天者猶純全不昧故教之者易入而其所受之教亦堅久而不忘此養之所以貴于豫而正不正則又莫若弗教之聽其自然而自有之也然則所以養之以正者若何朱熹感興詩

曰童蒙貫養正遜弟乃其方雞鳴咸盥櫛問訊謹暄凉奉水勤播灑擁篲周室堂進趨極虔恭退息常端莊劬書劇嗜炙見惡逾探湯庸言戒麤誕時行必安詳聖途雖云遠發軔且勿忙十五志于學及時起高翔

大畜之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程頤曰天為至大而在山之中所畜至大之象君子

觀象以大其蘊畜人之蘊畜由學而大在多聞前古聖賢之言與行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識而得之以畜成其德乃大畜之義也

魏了翁曰天在山中譬則心之體也聞一言焉見一行焉審問而謹思明辯而篤行即所以畜其心之德蓋畜故乃所以養新而新非自外至也昭昭之多止于所不見是以愈畜而愈大

臣按程氏言人之蘊畜由學而大此蓋就卦象言

之以德言也若以學言之則人之為學亦必由蘊
畜而後大焉為學者苟顓顓于一藝一能則其學
局而小矣故于凡天地之大古今之變事物之理
聖賢言行之懿無一而不蘊畜于心然後其學大
焉朱子曰學者必自知識入易曰多識大學曰致
知此為學之先務也

商書說命曰學于古訓乃有獲

蔡沈曰古訓者古先聖王之訓載脩身治天下之道

二典三謨之類是也學古訓深識義理然後有得

又曰惟學遜（謙抑也）志務（專力也）時敏（無時而不敏）厥脩乃來

蔡沈曰遜其志如有所不能敏于學如有所不及虛以受人勤以勵已則其所脩如泉始達源源乎其來矣

又曰惟斆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脩罔覺

蔡沈曰斆教也言教人居學之半蓋道積厥躬者體之立斆學于人者用之行兼體用合内外而後聖學

可全也始之自學學也終之教人亦學也一念終始常在于學無少間斷則德之所脩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

臣按學之一言前此未有言者而傅說首以告高宗說之言雖以告當時之君然萬世之下學者之所以為學與其所以為教上下可通用也真氏既以全章載之帝王為學之條今摘此數語以示後世之斆學者云

詩敬之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

朱熹曰成王受群臣之戒而述其言曰敬之哉敬之哉乃自為答之之言曰我不聰而未能敬也然願學焉庶幾日有所就月有所進續而明之以至于光明也

臣按真德秀謂玩此二語則成王用力于學者可知矣高宗成王皆王者之學然大學之道自天子至于庶人一而已矣高宗之學曰遜志曰時敏成

王之學曰就將曰緝熈學者而不由此未有能進者也噫高宗成王皆萬乘之君且務學如此學者可不知所勉乎

論語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喜意）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朱熹曰學之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習鳥數飛也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既學而又時時習之

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矣自遠方來則近者可知慍含怒意君子成德之名及人而樂者順而易不知而不慍者逆而難故惟成德者能之然德之所以成亦曰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焉耳

王逢曰學習兼大學小學而言明善而復初是大學明明德之事朋來而以善及人是新民之事不知不慍而成君子是止至善之事也

臣按天下之理二善與惡而已矣所貴乎學者以其能明其善以復其本然之初以為君子而不流于惡以為小人孔子教人拳拳以君子小人並言而屢道之門人記其言以為論語開卷即以君子託其始至其末也又以君子結其終焉以見聖人之教無非欲人明其善以去其惡存乎公以絶乎私篤乎義而不喻于利以為君子所以然者欲其復其本然之善成其固有之徳也使斯世之人人

人有君子之行而不流于小人之歸則天下成比屋可封之俗矣

子曰弟子入則孝善事父母出則弟善事兄長謹行之有常而信言之有實汎廣也愛衆謂衆人而親近也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謂詩書六藝之文

程顥曰為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脩其職而先文非為己之學也

尹焞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窮其本末知所先後可

以入德矣

朱熹曰洪氏謂未有餘力而學文則文滅其質有餘力而不學文則質勝而野愚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于私意非但失之于野而已

臣按聖人之言貫徹上下先儒謂此章雖言為弟子之職始學者之事然充而極之為賢為聖亦不外是凡聖人之言無不然者豈但此章哉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已者過則勿憚改

程頤曰君子自脩之道當如是也

游酢曰君子之道以威重為質而學以成之學之道必以忠信為主而以勝已者輔之然或吝于改過則終無以入德而賢者亦未必樂告以善道故以過勿憚改終焉

張栻曰重者嚴于外者也忠信者存乎中者也存乎

中所以制其外嚴于外所以保其中也而資友以輔之改過以成之君子之學不越于是而已矣

臣按此章程頤謂自脩之道當如是而張栻謂君子之學不越于是則孔門之教學者其用功親切之要有在于此所當盡心者也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朱熹曰不求諸心故昏而無得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

張栻曰自洒掃應對進退而往無非學也然徒學而不能思則無所發明罔然而已思者研窮其理之所以然徒思而不務學則無可據之地危殆不安矣學而思則德益崇思而學則業益廣蓋其所學乃其思之所形而其所思即其學之所存也用功若此內外進矣

臣按學而思思而學為學之道不外是矣

子曰溫尋繹也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朱熹曰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言學能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則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故可以為人師若夫記問之學則無得于心而所知有限故學記譏其不足以為人師正與此意互相發也

臣按學記謂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而此則云温故知新可以為師可云者明未至此者不可以為師非以為能如是則為師有餘也若夫不足之云者非但不可且不足矣不足者有餘之對也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告也）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朱熹曰言教人者當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入而無躐等之弊也

張栻曰聖人之道精粗雖無二致但其施教則必因其材而篤焉蓋中人以下之質驟而語之太高非惟不能以入且將妄意躐等而有不切于身之弊亦終于下而已矣故就其所及而語之是乃所以使之切

問近思而漸進于高遠也

子曰君子博學于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顏淵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子思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辯之篤行之

孟子曰博學而詳説之將以反説約也

臣按孔門之教知行二者而已博學于文約之以禮孔門之教也博我以文約我以禮顏子受孔子之教以為學也子思所謂博學而繼之以問思辨

而篤于行孟子謂博學詳說而反之以約皆是理也三千之徒莫不聞其師說而顏子獨以為已有而謂之博我約我則似孔子專為顏子設此教也嗚呼此孔子所以善誘而顏子所以好學也歟曽子之作大學格物致知而后誠意正心子思得于曽子孟子得于子思一知行之外無餘法焉周程張朱之學皆不外此而陸九淵者乃注心于茫昧而外此以為學是果聖人之學哉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尹焞曰德必脩而後成學必講而後明見善能徙改過不吝此四者日新之要也苟未能之聖人猶憂況學者乎

子曰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

朱熹曰志者心之所之之謂道則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者是也知此而心必之焉則所適者正而無他

岐之惑矣據者執守之意德則行道而有得于心者也得之于心而守之不失則終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依者不違之謂仁則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也工夫至此而無終食之違則存養之熟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矣游者玩物適情之謂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則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矣此章言人之為學當如是也蓋學莫先于立志

志道則心存于正而不他據德則道得于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學者于此有以不失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焉則本末兼該内外交養日用之間無少間隙而涵泳從容忽不自知其入于聖賢之域矣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程頤曰憤悱誠意之見于色辭者也待其誠至而後

告之既告之又必待其自得乃復告爾又曰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能堅固待其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

朱熹曰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物之有四隅者舉一可知其三反者還以相證之義復再告也上章巳言聖人誨人不倦之意因并記此欲學者勉于用力以為受教之地也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程頤曰教人以學文脩行而存忠信也忠信本也

金履祥曰文行忠信此夫子教人先後淺深之序也文者詩書六藝之文所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蓋先教以知之也知而後能行知之固將以行之也故進之于行既知之又能行之矣然存心之未實則知或務于誇博而行或出于矯僞安保其久而不變故又進之以忠信忠信皆實也分而言之則忠

發于心而信周于外程子謂發已自盡為忠循物無違謂信天下固有存心忠實而于事物未能盡循而無違者故又以信終之至于信則事事皆得其實而用無不當矣此夫子教人先後淺深之序有四節也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朱熹曰孔子言後生年富力强足以積學而有待其勢可畏安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然或不能自

勉至于老而無聞則不足畏矣言此以警人使及時勉學也曾子曰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盖述此意

張栻曰後生可畏以其進之不可量也然苟至四十五十于道無所聞則其不能激昂自進可知因循至是則無足畏者矣辭氣抑揚之間學者所宜深味也雖然有至于四十五十而知好學如中庸所謂困知勉行者聖人猶有望焉若後生雖有美質而悠悠歲

月則夫所謂四十五十將轉盻而至可不懼哉

子曰古之學者為已今之學者為人

程頤曰為已欲得之于已也為人欲見知于人也

朱熹曰聖賢論學者用心得失之際其說多矣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于此明辯而日省之則庶乎其不昧于所從矣又曰大抵以學者而視天下之事以為已事之所當然而為之則雖甲兵錢穀籩豆有司之事皆為已也以其可以求知于世而為之則雖

割股廬墓敝車羸馬亦為人耳

學古箴曰相告先民學以為巳今也不然為人而巳

為巳之學先成其身君臣之義父子之仁聚辯居行

無怠無忽至足之餘澤及萬物為人之學爛然春華

誦數是力纂組是令結駟懷金煌煌煒煒世俗之榮

君子之鄙惟是二者其端則微眇綿弗察胡越其歸

臣按所引論語孔子之言凡其所言以示學者皆

所以為教也學者本之以為學教者本之以為教

聖賢同歸矣

子夏曰百工居肆（謂官府造作之處）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極也）其道

朱熹曰工不居肆則遷于異物而業不精君子不學則奪于外誘而志不篤尹氏曰學所以致其道也百工居肆必務成其事君子之于學可不知所務哉二說相須其義始備

臣按百工居肆方能成其事君子學方可以致其

道然今之士子羣然居學校中博奕飲酒議論州縣長短官政得失其稍循理者亦惟飽食安閑以度歲月畢竟成何事哉惟積日待時以需次出身而已其有向學者亦多不務正學而學為異端小術中有一人焉學正學矣而又多一暴十寒半途而廢而功虧一簣者亦或有之學之不以道而不能致其極皆所謂自暴自棄之徒也此最今日士子之病宜痛禁之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親當作新民在止于至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

朱熹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

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為氣禀所拘物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污也止者必至于是而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止于至善之地而不遷盖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學之

綱領也明明德于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
明德也心者身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
實其心之所發欲其一于善而無自欺也致推極也
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
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此
八者大學之條目也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
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知既盡則意可得而
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脩身以上明明德之

事也齊家以下新民之事也壹是一切也正心以上皆所以脩身也齊家以下則舉此而措之耳

臣按儒者之學不出乎大學一書所謂三綱領八條目也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凡夫所謂三綱五常六紀三統五禮六樂盡天下義理皆不出乎此道凡夫所謂六經十九史諸子百家盡天下經典皆不出乎此書儒者之道至于是而止無俟他求也聖賢之所以教士子之

所以學帝王之所以治撮凡舉要皆在此矣盖學至于平天下而天下平學問之功于是乎極聖賢之能事于是乎畢矣此儒者之道所以大而實而異乎異端之小而虛歟或者乃求聖道于渺茫之外而高談性命與異端較其是非烏知所謂大學之道哉

以上論明道學以成教上

大學衍義補卷七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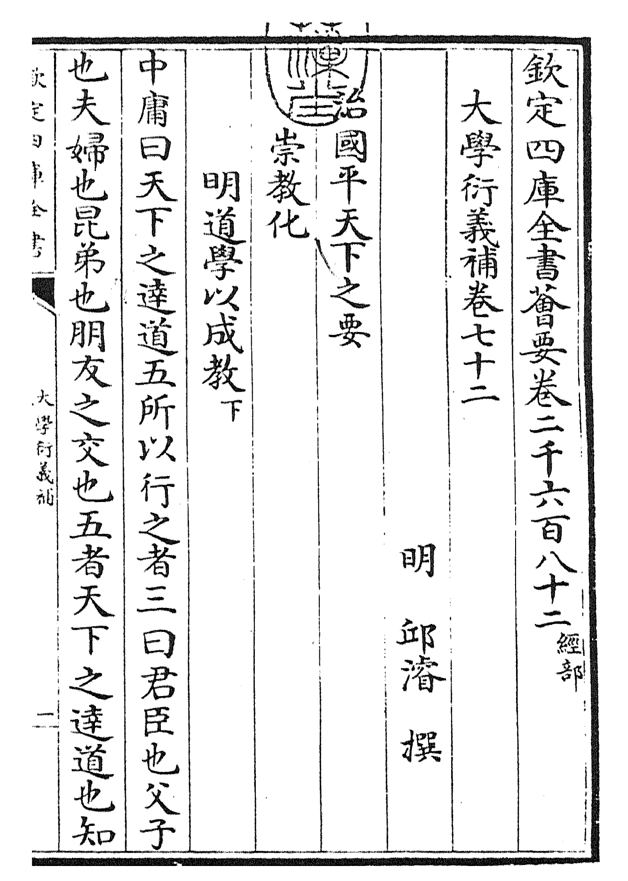
覆校官編修臣張東愚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錄監生臣孔廣枚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七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六百八十二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七十二

明 邱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崇教化

明道學以成教下

中庸曰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

仁勇三者天下之逹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朱熹曰逹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即書所謂五典孟子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别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知所以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强此也謂之逹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一則誠而已矣逹道雖人所共由然無是三德則無以行之逹德雖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誠則人欲間之而德非其德矣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朱熹曰知之者之所知行之者之所行謂達道也以其分而言則所以知者知也所以行者仁也所以至于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以其等而言則生知安行者知也學知利行者仁也困知勉行者勇也葢人性雖無不善而氣稟有不同者故聞道有蚤莫行道有

難易然能自強不息則其至一也

呂大臨曰所入之塗雖異而所至之域則同此所以為中庸若乃企生知安行之資為不可幾及輕困知勉行謂不能有成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朱熹曰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通上文

三知為知三行為仁則此三近者勇之次也斯三者
指三近而言人者對已之稱天下國家則盡乎人矣
呂大臨曰愚者自是而不求自私者狥人欲而忘返
懦者甘為人下而不辭故好學非知然足以破愚力
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耻非勇然足以起懦
臣按理之在人人人所同由者道也人人所同得
者德也人人所同存者誠也得天下古今人所同
由者于已德也存天下古今人所同得者于心誠

也非知之則無所見非行之則無所得學者未至
于生知安行之域此學知利行困知勉行之功所
以不可無也教者因其資質之近而導以入之使
各至其至焉則天下無棄才矣
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
辯之篤行之
朱熹曰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眞實無妄不待思勉而
從容中道未至于聖則不能無人欲之私而其為德

不能皆實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而後可以誠身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為知學而知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為仁利而行也

或曰學問思辨亦有序乎朱熹曰學之博然後有以備事物之理故能參伍之以得所疑而有問問之審然後有以盡師友之情故能反覆之以發其端而可思思之謹則精而不雜故能有所自得而可以施其

辨辨之明則斷而不差故能無所疑惑而可以見於行行之篤則凡所學問思辨而得之者又皆必踐其實而不為空言矣

饒魯曰學必博然後有以聚天下之見聞而周知事物之理問必審然後有以祛其學問之所疑而自得於心辨必明然後有以別其公私義利是非眞妄於毫釐疑似之間則不至於差繆擇善至此可謂精矣如是而加以篤行則日用之間由念慮之微以達於

事為之著必能去利而就義取是而舍非不使人欲之私得以奪乎天理之正而凡學問思辨之所得者皆有以踐其實矣所執如此其固為何如

許謙曰博學是總說聖賢每教人博學夫子謂博學於文顏子謂博我以文孟子謂博學而詳說之蓋為學規模不廣淺見謏聞安能知道問思以下是逐一事一節理會問須是詳審使答者辭盡意暢如樊遲問仁知既聞於師又質於友必達其意而後止既問

而得之又思之使自得於心思則必慎思之不及非慎也思之過非慎也思之泛非慎也思之鑿非慎也思既得之又加辨析使明徹無纖毫疑滯然後措之行事而篤焉

臣按誠之之道在乎擇善固執所以擇善而固執之者則在乎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焉章句謂此五者誠之之目也程子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學者烏可不循序而兼致其功哉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强

朱熹曰君子之學不為則已為則必要其成故常百倍其功又曰明者擇善之功强者固執之效　按朱又謂子思之意蓋曰人有弗學者學之有弗問者問之學之問之弗得弗措則為必要其成朱子以學卒為句且曰弗為則已則人有弗學弗問者矣與下文人一已百等語文不相貫其說亦有理

呂大臨曰君子所以學者為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强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盖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强弱之禀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為不

仁甚矣

臣按為學最是變化氣質為難為學而能變己之氣質則其學成矣施教而能變人之氣質則其教成矣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朱熹曰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道由也溫猶燖溫之溫謂故學之矣復時習之

也敦加厚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修德凝道之大端也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篤乎其所已能此皆存心之屬也析理則不使有毫釐之差處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理義則日知其所未知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此皆致知之屬也蓋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此五句大小相資首尾相應聖

賢所示入德之方莫詳於此學者宜盡心焉

臣按尊德性道問學二者儒者為學之大端也二者不可偏廢致廣大極髙明温故敦厚四者尊德性之目也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四者道問學之目也朱子謂其大小相資首尾相應聖賢所示入德之方莫詳於此葢二者可相有而不能相無偏其一則非聖人之道儒者之學矣彼陸九淵者乃欲專以其一為學烏有是理哉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

朱熹曰無過不及之謂中足以有為之謂才養謂涵育薫陶俟其自化也賢謂中而才者也樂有賢父兄者樂其終能成已也為父兄者若以子弟之不賢遂遽絶之而不能教則吾亦過中而不才矣其相去之間能幾何哉

張栻曰中者以德言才者以質言惟有德者為能涵養性情而無過不及之患故謂之中而其倚於一偏者不能自正者則謂之不中天資美茂如忠厚剛毅明敏之類皆謂之才而其資禀之不美以陷於刻薄柔懦愚暗之流則謂之不才父兄之於子弟見其不中不才也則當思所以教之教之之道莫如養之養云者如天地涵養萬物其雨露之所霑風雷之所振和氣之薫陶寧有間斷乎哉故物以生遂焉父兄養

子弟之道亦當如是也寛仁以容之義理以漸之忠信以成之開其明以祛其惑引之以其方而使之自喻夫豈歲月之功哉彼雖不中不才涵養之久豈無有萌焉如其有萌養道益可施矣

臣按孟子此章言父兄之於子弟必當有以教養之然國家之於臣下師儒之於子弟亦莫不然苟不能養之而棄絶之則其間之相去其與父兄之於不中不才子弟何異哉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不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程頤曰心至重雞犬至輕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朱熹曰仁者心之德程子所謂心如穀種仁則其生

之性是也然但謂之仁則人不知其切於己故反而名之曰人心則可見其為此身酬酢萬變之主而不可須臾失矣義者行事之宜謂之人路則可以見其為出入往來必由之道而不可須臾舍矣哀哉二字最宜詳味令人惕然有深省處上兼言仁義而下專論求放心者能求放心則不違於仁而義在其中矣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其放心而已蓋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不然

則昏昧放逸雖曰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

臣按蔡淵曰或者但見孟子有無他而已矣之語便立爲不必讀書窮理只要存本心之說所以卒流於異學集註謂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放心而已正所以發明孟子之本意以示異學之失學者切宜玩味竊考其所謂異學者蓋指當時陸九淵也至今學者猶有假之以惑世廢學切宜痛絶

孟子曰羿善射者之教人射必志猶期也於彀弓滿也學謂學射者亦必志於彀大匠工師也誨人必以規矩匠之法也學者亦必以規矩

朱熹曰此章言事必有法然後可成師舍是則無以教弟子舍是則無以學曲藝且然況聖人之道乎

張栻曰彀者弩張回的處也射者期於中鵠也然羿之教人使志於彀鵠在彼而彀在此心心存乎此雖不中不遠矣學者學為聖賢也聖賢曷為而可至哉

求之吾身而已求之吾身其則蓋不遠心之所同然者人所固有也學者亦存此而已存乎此則聖賢之門牆可漸而入也規矩所以為方圓大匠誨人使之用規矩而已至於巧則非大匠之所能誨存乎其人焉然巧固不外乎規矩也學者之於道其為有漸其進有序自洒掃應對至於禮儀之三百威儀之三千猶木之有規矩也亦循乎此而已至於形而上之之理則在其人所得何如形而上者固不外乎洒掃應

對之間也舍是以求道是猶舍規矩以求巧也此章所舉二端教人者與受教於人者皆不可以不知

臣按此章言施教受教之法朱熹謂師舍是則無以教弟子舍是則無以學張栻謂教人者與受教於人者皆不可不知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朱熹曰多術言非一端屑潔也不以其人為潔而拒

絕之所謂不屑之教誨也其人若能感此退自修省則是亦我教誨之也

尹焞曰言或抑或揚或與或不與各因其才而篤之無非教也

張栻曰教人之道不一而足聖賢之教人固不倦也然有時而不輕其教誨者非拒之也是亦所以教誨之也然就不屑教誨之中亦有數端焉或引而不發而使之自喻或懼其躐等而教之有序聖賢之書若

是者多矣又有以其信之未篤則不留於門使自求之如孟子之於曹交以其行之未善則拒而不見而使之知之如孔子之於孺悲凡此亦皆為不輕其教誨而乃所以教誨之也蓋聖賢言動無非教也在學者領略之何如耳

臣按先儒謂不屑教非忍而絕之實將激而進之是亦多術中教誨之一術也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化之者有成德

者有達財者有答問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朱熹曰五者蓋因人品高下或相去遠近先後之不同時雨及時之雨也草木之生播種封植人力已至而未能自化所少者雨露之滋耳及此時而雨之則其化速矣教人之妙亦猶是也若孔子之於顔曾是已財與材同各因其所長而教之者也成德如孔子之於冉閔達材如孔子之於由賜就所問而答之若

孔孟之於樊遲萬章也私竊也淑善也艾治也人或不能及門受業但聞君子之道於人而竊以善治其身是亦君子教誨之所及若孔孟之於陳亢夷之是也孟子亦曰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聖賢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無棄人也

張栻曰記曰當其可之謂時所謂有如時雨之化者也言如時雨之造化萬物也今夫物之萌者欲發甲者欲拆於是時也而雨及之則皆得以遂矣蓋不先

不後當其可而適與之會無待於彼之求也君子之教其察之精矣於其告之得之者如物之被時雨焉其於欲達未達之間所賴者深矣龜山楊氏以為如告曾子以吾道一以貫之是也蓋曾子未嘗問而夫子呼以告之當其可也成德者因其有德而成之如顏閔仲弓之徒其德之所存雖存乎其人而成之者聖人也達材者因其材而達之如賜之達由之果求之藝隨其天資所禀而達之使盡其材則教之功也

臣按此章聖賢施教之道先儒謂君子之教人如天地之生物各因其材而篤焉天地無棄物聖賢無棄人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彀率彎弓之限君子引而不發引弓也發矢也躍如也躍如踴躍而出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朱熹曰言教人者皆有不可易之法不容自貶以狥

學者之不能也又因彀率而言君子教人但授以學之之法而不告以得之之妙如射者之引弓而不發矢然其所以不告者已如踴躍而見於前矣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中道而立言其非難非易能者從之言學者當自勉也此章言道有定體教有成法卑不可抗高不可貶語不能顯默不能藏

張栻曰公孫丑之意以為孟子之道高大學者有難進之患欲少抑而就之庶其可以幾及而為之孳孳

也夫聖人之道天下之正理不可過也不可不及也自卑者視之以為甚高而不知高之為中也自隘者視之以為甚大而不知大之為常也徇彼而遷就則非所以為道矣故孟子以大匠之繩墨羿之彀率為譬夫繩墨而可改則非所以為繩墨矣彀率而可變則非所以為彀率矣君子之教人引而不發引之使向方而發則係於彼也躍如者言其自得之如有所興起於中也蓋義理素存乎其心向也陷溺而今焉

興起耳道以中為至中道而立其能者固從之其不能者亦莫如之何也已亦猶大匠設繩墨羿為設彀率以示人其能與不能則存乎其人耳中道而立能者從之此正大之體而天地之情也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勲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

趙岐曰滕更滕君之弟來學者也二謂挾貴挾賢也

尹焞曰有所挾則受道之心不専所以不答也

朱熹曰君子雖誨人不倦又悪夫意之不誠者

張栻曰受道者以虗心為本虗則受挾則私意先横於胸中而可告語乎故空空之鄙夫聖人未甞不竭兩端之教而滕更在門若在所禮而不答也使滕更思其所以不答之故於其所挾致力以銷弭之其庶幾乎

荀子曰學悪音烏乎始悪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

讀禮其義則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眞積力久則入學至乎沒而後止也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財四寸耳

臣按程頤謂學未至而其言至者循其言亦可以入道荀子曰眞積力久乃入荀卿元不知此臣竊謂此所謂賢人而言聖人之道也

揚子曰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模不模範不

範為不少矣一閧同巷之市不勝異意焉一卷之書不勝異說焉一閧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習乎習以習非之勝是也況習是之勝非乎於戲學者審其是而已矣或曰焉知是而習之曰視日月而知衆星之蔑微也也仰聖人而知衆說之小也

司馬光曰南方之俗以雕題為美羌戎之俗以焚尸為榮安於所習不知其非習小道者亦類於此人苟盡心於聖人之道則衆說之不足學易知矣

又曰學者所以求為君子也求而不得者有矣夫未有不求而得者也

臣按理有善有惡人有君子小人為人而求為君子而不為小人非學不能也學也者所以明善而去惡也善明而惡去則不為小人而為君子矣

韓愈曰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是故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之不傳

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

周惇頤曰或問曰曷為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不達曰剛善為義為直為斷為嚴毅為幹固惡為猛為隘為彊梁柔善為慈為順為巽惡為懦弱為無斷為邪佞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

其中而止矣故先覺覺後覺闇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

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朱熹曰此所謂性以氣禀而言也剛柔固陰陽之大

分而其中又各有陰陽以為善惡之分焉惡者固為

非正而善者亦未必皆得乎中也中也者和也天下

之達道也此以得性之正而言也然其以和為中與

中庸不合蓋就巳發無過不及者而言之如書所謂

允執厥中者也易其惡則剛柔皆善有嚴毅慈順之

德而無彊梁懦弱之病矣至其中則其或為嚴毅或為慈順也又皆中節而無太過不及之偏矣師者所以攻人之惡正人之不中而已矣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此所以為天下善也

又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於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令名

朱熹曰三者隨其用之淺深以為所至之近遠不失令名以其有為之實也

胡宏曰周子患人以發策決科榮身肥家希世取寵為事也故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廣聞見工文辭矜智能慕空寂為事也故曰學顏子之所學

又曰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程頤曰聖賢之言不得已也盖有是言則是理明無

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
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乎然
其包函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始執卷則以
文章為先而其所為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
之無所缺乃無用之贅言也而止於贅而已旣不得
其要則離真失正反害於道必矣
朱熹曰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為
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如天有

是氣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曜地有是形則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既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磅礴充塞乎其內則其著見於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掩蓋不必託於言語著於簡冊而後謂之文但是一身接於萬事凡其語默人所可得而見者無適而非文也姑舉其最而言則易之卦畫書之記言詩之詠歌春秋之述事與夫禮之威儀樂之節奏皆已列為六經而垂萬世其文之盛後

世固莫能及然其所以盛而不可及者豈無所自來而世亦莫之識矣

程頤曰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異端不與焉一曰詞章之學二曰訓詁之學三曰儒者之學欲趨道舍儒者之學不可言學便以道為志言人便以聖為志

臣按程氏言今之學者有三謂詞章訓詁儒者也臣竊以謂詞章訓詁皆儒學之事也詞章以達意訓詁以解經儒者固不能外此以為學但肆意乎

枝葉之文而不根乎義理局志於言語之末而不求夫道理則不可也

或問古之道如是之明後世之道如是不明其故何也程頤曰此無他知道者多即道明知道者少即道不明也知者多少亦由乎教也

真德秀曰以曾國言之止及今之一大州然一時間所出大賢十餘人豈不是有教以致然也盖是聖人既出故有許多賢者以後世天下之大經二千年間

求如一顔閔者不可得也

臣按程氏謂知道多少皆由乎教則學校之設師儒之教誠不可無於天下也

又曰坎之六四納約自牖人心有所蔽有所通通者明處也當就其明處而告之求信則易也非惟告於君者如此為教者亦然夫教必就人之所長所長者心之所明也從其心之所明而入然後推及其餘孟子所謂成德達材是也

臣按程顥謂納約自牖非惟告於其君如此為教者亦然蓋告教於人必就其所通以開其所蔽則易入也

楊時曰學者學聖賢之所為也欲為聖賢之所為須是聞聖賢所得之道若只要博通古今為文章忠信原慤不為非義之士而已則古來如此等人不少然以為聞道則不可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志學之士當知天下無不可為之理無不可見之道思之宜深毋使心支而

易昏守之宜篤毋使力淺而易奪要當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則天地之心自陳露於目前古人之大體已在我矣不然未免口耳之學古之學者以聖人為師其學有不至故其德有差焉人見聖人之難為也故凡學以聖人為可至必以為狂而竊笑之夫聖人固未易至若舍聖人而學是將何所取則乎以聖人為師猶學射而立的然的立於此然後射者可視之而求中若其中不中則在人而已不立之的以何為準

臣按射者必志於的不立的則無以為凖而何以射哉儒者之學亦然故曰學以聖人為的

朱熹白鹿學規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别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别如左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右為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於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别如左言

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右修身之要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右處事之要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右接物之要

臣按朱氏此規雖為學者而設然聖賢之所以為聖賢及其所以為學與所以施教者皆不外乎此也所謂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凡為學者皆以是而責諸己施教者皆以是而求諸人人人皆然則道明而行矣天下豈有不平也哉

張栻曰天下之物衆矣紛紜膠轕日更於前可喜可怒可慕可愕所以盪耳目而動心志者何可勝計而吾以藐然之身當之知誘於外一失其所止則遷於物夫人者統役萬物者也而顧乃為物役其可乎哉是以貴於講學也講學而明理則執天下之物不固而應天下之變不膠吾於天下之物無所惡而物無以累我皆為吾役者也吾於天下之事無所厭而事無以汨我皆吾心之妙用也豈不有餘裕乎然所謂講學者寧他求哉致

其知而已知者吾所固有也本之六經以發其藴泛觀千載以極其變即事即物身親格之超然會夫大宗則德進業廣有其地矣

臣按張栻大意謂人所以統役萬物而不為物役者貴乎有講學之功也講學在乎致知本之六經以發其藴泛觀千載以極其變即事即物身親格之超然會夫大宗以為進德廣業之地吁學而會夫大宗則學之全體具而大用周矣

黃榦曰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太極二五妙合而人物生賦於人者秀而靈精氣凝而為形魂魄交而為神五常具而為性感于物而為情措諸用而為事物之生也雖偏且塞而亦莫非太極二五之所為此道原之出于天者然也聖人者又得其秀之秀而最靈者焉于是繼天立極而得道統之傳故能參天地贊化育而統理人倫使人各遂其生各全其性者其所以發明道統以示天下後世者皆可考也堯之命舜則曰允

執厥中中者無所偏倚無過不及之名也存諸心而無偏倚措之事而無過不及則合乎太極矣此堯之得于天者舜之得統于堯也舜之命禹則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舜因堯之命而推其所以執中之由以為人心形氣之私也道心性命之正也精以察之一以守之則道心為主而人心聽命焉則存之心措之事信能執其中曰精曰一此又舜之得統于堯禹之得統于舜者也其在成湯則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此

又因堯之中舜之精一而推其制之之法制心以禮制事以義則道心常存而中可執矣曰禮曰義此又湯之得統于禹者也其在文王則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此湯之以禮制心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此湯之以義制事也此文王之得統于湯者其在武王受丹書之戒則曰敬勝怠者吉義勝欲者從周公繫易爻之辭曰敬以直内義以方外曰敬者文王之所以制心也曰義者文王之所以制事也此武王周公之得統于文王者也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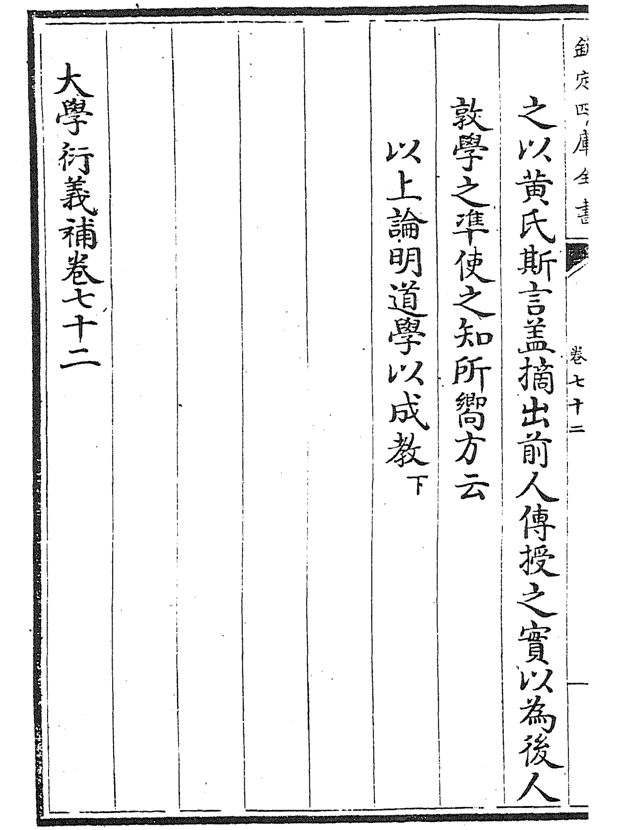
于夫子則曰博學于文約之以禮又曰文行忠信又曰克己復禮其著之大學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亦無非數聖人制心制事之意焉此又孔子得統于周公者也顏子得于博文約禮克己復禮之言曾子得之大學之義故其親受道統之傳者如此至于子思則先之以戒懼謹獨次之以知仁勇而終之以誠至于孟子則先之以求放心而次之以集義終之以擴充此又孟子得統于子思者然也及至周子則以

誠為本以欲為戒此又周子繼孔孟不傳之緒者也至
二程子則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非明則
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而為四箴以著克己之義
焉此二程得于周子者也先師文公之學見之四書而
其要則尤以大學為入道之序盖持敬也誠意正心修
身而見於齊家治國平天下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
内有以盡其節目之詳此又先師之得其統於二程者
也聖賢相傳垂世立教粲然明白若天之垂象昭昭然

而不可易也雖其詳略之不同者愈講而愈明也學者之所當遵承而同守也違乎是則差也故嘗撮其要指而明之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克己以滅其私存誠以致其實以是四者而存諸心則千聖萬賢所以傳道而教人者不越乎此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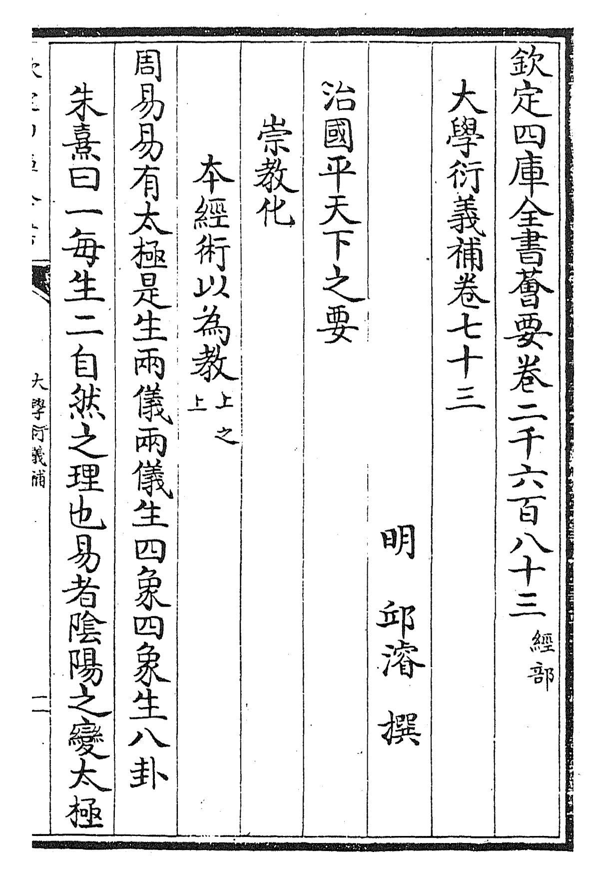
臣按道學之傳起自堯舜而備于孔子至孟子沒中絶者千有餘年有宋周子始復開其端闡而明之者二程緒而成之者朱子也朱門高弟弟子親

得其真傳者勉齋黄氏一人其在朱門亦猶孔門之有曾子焉其得之口傳心授者最爲親切故其總叙聖賢道統所以傳授者真而的詳而明有非諸儒所及者至其篇末又撮其要指而明之所謂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克己以滅其私存誠以致其實所以發明聖賢傳道之要指示學者入道之方無餘藴矣臣謹㪷剟六經諸子之言有及于道與學而可以成教于天下者備載于篇而終



之以黄氏斯言盖摘出前人傳授之實以為後人
敦學之凖使之知所嚮方云
以上論明道學以成教下

大學衍義補卷七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六百八十三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七十三

明 邱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崇教化

本經術以為教上之上

周易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朱熹曰一每生二自然之理也易者陰陽之變太極

者其理也兩儀者始為一畫以分陰陽四象者次為二畫以分太少八卦者次為三畫而三才之象始備此數言者實聖人作易自然之次第有不假絲毫智力而成者畫卦揲蓍其序皆然

胡一桂曰此明伏羲始畫八卦也八卦為小成之卦三畫之卦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伏羲不是逐卦如此畫只是自太極理也生兩儀為第一畫者二陽儀陰儀兩儀生四象為第二畫者四太陰少陰太陽少陽四

象生八卦為第三畫者八所謂始畫八卦者此也

臣按先儒謂易者生生之妙而太極者所以生生者也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八生十六十六生三十二三十二生六十四程頤所謂加一倍法者一言以蔽之矣易學綱領開卷第一義

是故天生神物謂蓍龜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朱熹曰此四者聖人作易之所由也

張栻曰通於天者河也有龍馬負圖而出此聖人之德上配於天而天降其祥也中於地者洛也有神龜戴書而出聖人之德下及於地而地呈其瑞也聖人則之故易興於世然後象數推之以前民用卦爻推之以前民行而示天下後世也

臣按先儒謂四者聖人作易之由神物一也天地變化二也天垂象三也河圖洛書四也是知聖人作易之由非止一端為一物也說者乃顓顓謂聖

人則河圖以作易其然豈其然哉蓋聖人畢具衆
理於一心偶因一物以起義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
地觀鳥獸之文與當有天字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
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朱熹曰俯仰遠近所取不一然不過以驗陰陽消息
兩端而已神明之德如健順動止之性萬物之情如
雷風山澤之象

臣按神物變化天象圖書聖人由之以作易天文地理人身物則聖人取之以作卦易言其綱卦言其目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朱熹曰邵子曰此伏羲八卦之位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兌居東南震居東北巽居西南艮居西北於是八卦相交而成六十四卦所謂先天之學也

帝天之主宰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

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

朱熹曰邵子曰此卦位乃文王所定所謂後天之學也

臣按先天後天之言始見於乾之文言然謂先於天後於天焉耳至宋邵雍始以天地定位以下為伏羲先天易帝出乎震以下為文王後天易各有方位之次分為橫圜之圖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朱熹曰此章之言史記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加正作假而無五十字蓋是時孔子年已幾七十矣五十字誤無疑也學易則明乎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故可以無大過盖聖人深見易道之無窮而言此以教人使知其不可不學而又不可以易而學也

真德秀曰聖人作易不過推明陰陽消長之理而已陽長則陰消陰長則陽消一消一長天之理也人而

學易則知吉凶消長之理以陰陽對言則陽為善為吉陰為惡為凶獨言陽則陽自有吉有凶蓋陽得中則吉不中則凶陰亦然以天理言則為消息盈虛以人事言則為存亡進退蓋消則虛長則盈如日中則昃月盈則虧暑極則寒寒極則暑此天道所不能已也人能體此則當進而進當退而退當存而存當亡而亡如此則人道得而與天合矣故孔子可以進則進可以退則退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用之則行

舍之則藏此孔子之身全體皆易也

臣按史謂夫子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絶蓋尤加精審爾非謂至此始學易也朱熹謂此章大指在

無大過不在五十上

周惇頤曰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又曰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藴因卦以發卦不畫聖人之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藴殆不可悉得而聞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奥乎

朱熹曰精者精微之意畫前之易至約之理也伏羲畫卦專以明此而已緼謂凡卦中之所有如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至廣之業也有卦則因以形矣隂陽有自然之變卦畫有自然之體此易之為書所以為文字之祖義禮之宗也然不止此葢凡管於隂陽者雖天地之大鬼神之幽其理莫不具於卦畫之中焉此聖人之精緼所以必於此而寄之也

臣按朱熹又謂易有精有緼如師貞丈人吉此聖

人之精畫前之易不可易之妙理至於容民畜衆處因卦以發盖其藴也非獨此一叚凡六十四卦皆當以此推之

程顥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

又曰易起於數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明理由象而知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

程頤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為書也廣大

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其意則在乎人焉

范念德曰易也時也道也皆一也自其流行不息而言之則謂之易自其推遷無常言之則謂之時而其所以然之理則謂之道

臣按易之為易有理有數言理者宗程頤言數者宗邵雍至朱熹作本義啟蒙始兼二家說先儒謂程學言理而理者人心之所同今讀其傳犂然即與心合邵學言數數者康節之所獨今得其圖若何而可推驗明理者雖不知數自能避凶而從吉學數者儻不明理必至舍人而言天窮理而精則可脩己治人言數不精且將流於技術易雖告以卜筮而未聞以推步漢世納甲飛伏卦氣凡推步

之術無不倚易為說而易實無之今邵學無傳不

若以理言易則日用常行無往非易矣

看易且要知時凡六爻人人有用聖人自有聖人用賢人自有賢人用衆人自有衆人用學者自有學者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

聖人用意深處全在繫辭

張載曰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

邵雍曰君子於易玩象玩數玩辭玩意夫易者聖人長

君子消小人之具也及其長也闢之於未然及其消也闔之於未然一消一長一闔一闢渾渾然無迹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臣按先儒謂玩象玩數玩辭玩意此學易之法

楊時曰夫易求之吾身斯可見矣

朱熹曰易之為書文字之祖義理之宗又曰易有兩義一是變易是流行者一是交易是對待者

易中之辭大抵陽吉而陰凶亦有陽凶而陰吉者蓋有

當為有不當為若當為而不為不當為而為之雖陽亦凶

易中多言利貞貞吉利永貞之類皆是要人守正又曰易大槩欲人恐懼脩省

臣按易者五經之本源萬世文字之所自出義理之所由生者也散見於五經者皆學者人倫日用所當為之事而其所以當為與不當為者其理則具於易可行與止之幾於是乎決焉是讀經而不

讀易如木之無本水之無源也

伏羲畫八卦只此數畫該盡天下萬物之理學者於言上會得者淺於象上會得者深又曰凡讀一卦一爻便如占筮所得虛心以求其辭義之所指以為吉凶可否之決然後考其象之所以然者求其理之所以然者推之於事使上自王公下至民庶所以脩身治國皆有可用

看易者須識理象數辭四者又曰讀易之法先讀正經

不曉則將彖象繫來辭

臣按程氏論易曰辭曰變曰象曰占邵氏論易曰象曰數曰辭曰意至於朱氏之論則曰理曰數曰象曰辭焉三家之說雖不同然所謂辭象者皆未有遺焉者也豈不以易有理有數有變有占而其意寓乎其中所謂象與辭者平居無事之時所當觀而玩者尤為要切乎程氏之說即孔子之說所謂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也我朝趙謙謂如乾之

初九變也潛龍象也勿用者占也初九潛龍勿用辭也有言象而不言占者占在象中有言占而不言象者象在占中以此推之盡矣要其歸則三百八十四爻只是一時字臣竊以謂程氏本孔子說易之本指動静觀玩之用邵朱二說教人讀易之法也學易者必兼三說以求之思過半矣以上論易

孔安國曰孔子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

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

程頤曰上古雖已有文字而制立法度為治有迹得以紀載有史官以識（音志）其事自堯始耳

臣按先儒謂書者史之所紀錄也從聿從者聿古筆字以筆畫成文字載之簡冊曰書者諧聲伏羲始畫八卦黃帝時蒼頡始制文字凡通文字能書

者謂之史人君左右有史以書其言動堯舜以前世質事簡莫可考評孔子斷自堯舜以後史所紀錄定為虞夏商周四代之書

孔頴達曰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此文繼伏生之下則知尚字乃伏生所加也

臣按尚訓為上

程頤曰看書須要見二帝三王之道如二典即求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

朱熹曰二典三謨等篇義理明白句句是實理堯之所以為君舜之所以為臣臯陶稷契伊傅輩所言所行最好細繹玩味體貼向自家身上來其味自別

又曰唐虞三代事浩大闊遠何處測度不若求聖人之心如堯則考其所以治民舜則考其所以事君且如湯誓湯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熟讀豈不見湯之心

臣按書之大義在奉天治民事君其要也程朱二子論書專指堯治民舜事君為言葢二者人倫之

至也若夫舜禹成湯文武之所以治民禹臯夔益稷契伊傅周召之所以事君其心未嘗不同因其所言所行而見也

又曰尚書初讀若於已不相關熟而誦之乃知堯禹湯文之事無非切已者

又曰欽之一字書中開卷第一義也讀者深味而有得焉則一經之全體不外是矣又曰高宗舊學於甘盤六經至此方言學字

臣按書之爲書人皆知其爲帝王爲治之要道而不知學者之所以爲學與其所以爲學者之本原皆本諸此學者存養以敬而進學以致知所以致其知者學於古訓斆學於人也由是以格君心之非而致之於無過之地則時雍咸寧之化不在唐虞之世矣

又曰書有古文今文古文乃壁中之書今文乃伏生口傳又曰書有兩體有極分曉者有極難曉者如盤庚大

誥多方多士之類恐是當時召來而面命之自是當時一類說話至於湯誥微子之命君陳諸篇則脩其詞命又曰典謨諸書恐是曾經史官潤色來周誥諸篇只似今榜文曉諭方言俚語隨地隨時各自不同

呂祖謙曰書者堯舜禹湯文武皐夔稷契伊尹周公之精神心術盡寓其中觀書不求心之所在夫何益欲求古人之心盡吾之心然後可以見古人之心

蔡沈曰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

得其心則道與治固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執中堯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極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誠言雖殊而理則一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也至於言天則嚴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則謹其心之所由施禮樂教化心之法也典章文物心之著也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心之推也心之德其盛矣乎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受亡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存則治亡則亂

臣按書之大要在於允執厥中之一語而其所以信執其中者在知人心道心之所以分既知其所以分又能精察而一以守之則信能執之矣是知唐虞聖君為治之要不出乎一心而已故朱呂二子及蔡氏皆本諸心為言蓋示人以讀書旨要也

真德秀曰五十八篇之書無一語不及天無一語不主敬

董鼎曰帝王之書歷代所寶天下家傳人誦之人生八

歲入小學教之以詩書六藝之文即此書也孔子斷自唐虞訖於周者盖以前乎五帝為三皇世尚洪荒後乎三王為五伯習尚權譎故自唐訖周以定百篇之書自是誦習者簡要而不繁舉行者中正而無弊一書之中其於明徳新民之綱脩齊治平之目即堯典已盡其要而危微精一四言所以開知行之端主善協一四言所以示博約之義務學則說命其入道之門為治則洪範其經世之要也他如齊天運則有羲和之歷定地理則

有禹貢之篇正官僚則有周官之制度脩己任人則有無逸立政諸書煨燼壞爛之餘百篇僅存其半而宏綱實用尚如此又曰六經莫古於書易雖始於伏羲然有卦未有辭辭始於文王耳六經莫備於書五經各主一事而作耳易主卜筮洪範之稽疑也禮主節文虞書之五禮也詩主詠歌后虁之樂教也周禮設官周官六卿率屬之事也春秋褒貶臯陶命德討罪之權也五經各主帝王政事之一端書則備紀帝王政事之全體脩齊

治平之規模事業盡在此書

臣按天下大道二義理政治也易者義理之宗書者政治之要是以六經之書此為大焉學者學經以為儒明義理以脩已行政治以治人學之能事畢矣儒者之全體大用備矣易者其體書者其用也以上論書

以上本經術以為教上之上

大學衍義補卷七十三



覆校官編修臣張秉愚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録監生臣孔廣杕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七十四 五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六百八十四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七十四

明 邱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崇教化

本經術以為教上之中

書曰詩言志

朱熹曰心之所之謂之志心有所之必形於言故曰

詩言志

臣按此萬世言詩之始先儒謂自有天地萬物而詩之理已寓嬰兒之嬉笑童子之謳吟皆有詩之情而未動也桴以蕢鼓以土籥以葦皆有詩之用而未文也康衢順則之謡元首股肱之歌皆詩也故曰詩言志至於五子述大禹之戒相與歌詠傷今而思古則變風變雅已備矣

詩大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

朱熹曰心之所之謂之志而詩所以言志也

臣按先儒謂此一節言詩之自出

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

朱熹曰事有得失詩因其實而諷詠之使人有所創艾興起至其和平怨怒之極又足以達於陰陽之氣而致災召祥蓋其出於自然而不假人力是以入人深而見功速非他教之所及也

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朱熹曰先王指文武周公成王是指風雅頌之正經經常也女正乎内男正乎外夫婦之常也孝者子之所以事父敬者臣之所以事君詩之始作多發於男女之間而達於父子君臣之際故先王以詩為教使人興於善而戒其失所以道夫婦之常而成父子君臣之道也三綱既正則人倫厚教化美而風俗移矣

臣按先儒謂夫婦之經者孝敬之成也盖天下之道只從夫婦中出而夫婦之道又只從中正中来

以此氣象事親則成孝事君則成敬由是而人倫厚教化美風俗移皆出於詩之功用也

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朱熹曰此一條本出於周禮大師之官蓋三百篇之綱領管轄也風雅頌者聲樂部分之名也風則十五國風雅則大小雅頌則三頌也賦比興則所以製作風雅頌之體也賦者直陳其事比者以彼狀此興者

託物興詞蓋衆作雖多而其聲音之節製作之體不外乎此故大師之教國子必使之以是六者三經而三緯之則凡詩之節奏指歸皆將不待講說而直可吟咏以得之矣

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

朱熹曰風者民俗歌謠之詩如物被風而有聲又因其聲以動物也上以風化下者詩之美惡其風皆出

於上而被於下也下以風刺上者上之化有不善則在下之人又歌詠其風之所自以譏其上也凡以風刺上者皆不主於政事而主於文詞不以正諫而託意以諫若風之被物彼此無心而能有所動也

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

朱熹曰國異政家殊俗者天子不能統諸侯故國國自為政諸侯不能統大夫故家家自為俗也正變之

說經無明文可考

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

朱熹曰情者性之動而禮義者性之德也動而不失其德則以先王之澤入人者深至是而猶有不忘者也然此言亦其大槩有如此者其放逸而不止乎禮義固已多矣

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

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朱熹曰形者體而象之之謂小雅皆王政之小事大雅則言王政之大體也頌皆天子所制郊廟之樂歌

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所謂四始也詩之所以為詩者至是無餘藴矣後世雖有作者其孰能加於此乎邵

子曰删詩之後世不復有詩矣葢謂此也

臣按先儒謂詩之作其来逺矣至夫子删詩則無餘藴後世作者連篇累牘學之者可以興觀羣怨乎用之者可以正得失動天地厚人倫美教化乎後人讀之者又果可以達於政而專對乎至於風雲之狀月露之形則固無益於事矣若夫哀淫愁怨導欲增悲則又非徒無益也邵子之言警人深矣嗚呼後之有作者當以三百篇為主而不為

無實之虛言雖其體製不皆盡合於古而亦可以得古詩人之意之彷彿矣乎

周禮太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為之本以六律為之音

朱熹曰六德中和祇庸孝友六律謂黃鍾至無射六陽律也大呂至應鍾為六陰律與之相間故曰六間又曰六呂其為教之本末猶舜之意也

王制曰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

方慤曰詩所以言志風所以從上詩言之哀樂足以見民風之厚薄民風之厚薄足以知上政之得失故命大師陳詩焉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猶蓋也

朱熹曰詩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舉大數也思無邪魯頌駉篇之辭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

指全體則未有若此之明且盡者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蓋其義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

臣按思無邪一言雖足以盡蓋一詩之義然學者須於三百五篇一一各考究其義使無一之不盡然後敢以此一言以為誦詩三百之要則可以言詩矣苟顓顓然曰吾思無邪而於古人之旨趣訓詁略不究心而曰吾通經矣可乎哉

子夏問曰巧笑倩好口輔也兮美目盼目黑白分也兮素粉地以為絢采色畫之飾也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朱熹曰此逸詩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質而又加以華采之飾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子夏疑其反謂以素為飾故問之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考工記曰繪畫之事後素功謂先以粉地為質而後施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後可加文飾禮必以忠信為質

猶繪事必以粉素為先起猶發也起予言能起發我之志意

謝良佐曰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子夏因論詩而知學故皆可與言詩

楊時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茍無其質禮不虛行此繪事後素之說也孔子曰繪事後素而子夏曰禮後乎可謂能繼其志矣非得之言意之表者能之乎商賜可與言詩以此若夫玩心於章句

之末則其為詩也固而已矣所謂起予則亦相長之義也

臣按子貢因論貧富之道而知學問之功子夏則因論詩之繪事後素而知禮後之說二賢者聖人皆謂其始可以言詩先儒謂始字不可輕放過謂如此觸類而長方纔可以讀詩然聖人於子貢則先呼其名而繼以告諸往而知來者於子夏則先曰起予而呼其名繼焉蓋此理隱然見於言外因

此而可以得彼此理盎然蘊於胸中因彼而有以發此非善學者不能也而用之以學詩尤為親切故聖人於此皆呼其名而致其親切之訓學詩者其尚以二賢為法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朱熹曰關雎周南國風詩之首篇也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者也關雎之詩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

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鐘鼓之樂蓋其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稱之如此欲學者玩其辭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情性之正也

臣按先儒謂關雎之詩樂得淑女以配君子至於琴瑟友之鐘鼓樂之所謂樂而不淫也哀窈窕思賢才至於寤寐思服輾轉反側所謂哀而不傷也學者玩其辭語審其聲音而原其性情之際則亦

有以識其所存所發之正也已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朱熹曰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然詩樂亦頗殘缺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其說晚知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

洪興祖曰王者迹熄而詩亡其存者繆亂失次孔子復得之他國以歸定著為三百五篇於是雅頌各得其所

臣按詩有三經風雅頌此言雅頌而不及風者先儒謂列國各有不正之聲廟朝所不奏二南亦用之房中耳故正樂止言雅頌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程頤曰須是未讀詩者授以政不達使不能專對既讀詩便達於政便能專對始是讀詩又曰窮經將以致用也世之誦詩者果能從政而專對乎然則其所

學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

朱熹曰專獨也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其言温厚和平長於風諭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也

臣按詩與易書春秋禮並為五經其四經皆出自聖賢之制作删述所以紀載聖君賢相大賢君子之言行事功惟詩之為詩則多里巷田野匹夫匹婦懽悲怨怒之言甚至淫泆悖亂之事亦或有之

顧使羈臣賤妾之辭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格言大訓並列以為經嗚呼夫豈無其故哉蓋以人之生也性情具於中志趣見於外必假言以發之也言以發其心之所藴志有所抑揚言不能無短長心有所喜怒言不能無悲歡動於心而發之口有自然之理致有自然之音響天機自動天籟自鳴此詩之所以作也詩之作也原於天理之固有出於天趣之自然作之者應口而出聲賦之

者隨宜而應用或因之以申吾不容已之情或由之以發吾不可言之意或假之以明吾難顯白之事章不必有定句也句不必有定字也言從而理順聲和而韻協斯得之矣固未有所謂義例也又惡用訓詁爲哉昔孔子既删詩以爲經而又時時雅言以教學者有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又嘗以教其子曰不學詩無以言則是詩之爲用可以達政事備

問對資言談可見也今觀三百五篇而律以諸儒之章旨訓解其間言及於政事之施專對之用言談之助政不多有間有一二剟取而施用之亦自有限不知聖人何故云云也及考之大學中庸孟子之書取凡三書所引詩言觀之而又旁及於禮記中學記樂記表記坊記緇衣等篇與夫左氏春秋劉向說苑韓詩外傳諸書一一參考然後知孔門讀詩之法與後世拘於義例而局以訓詁者異

焉曾子述孔子之意作大學凡十引詩子思得曾子之傳作中庸凡十二引詩孟子學於子思作書七篇凡十二三引詩究其旨義多與諸儒所訓解之詩意不全合由是以觀聖門教人讀詩必有所授受而出於義例訓詁之外者三子者相傳必有所自而左氏之所賦漢儒之所說蓋亦非無所因者矣後之學詩者必也本孔曾思孟之所傳據論學庸孟之所引以為誦詩三百之法是故章句以綱

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性情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本朱子此言以為讀詩之常法詩因於事不遷事以就詩事寓於詩不遷詩以就事不銖銖而析之不寸寸而較之取呂氏此言以為用詩之活法夫如此其於孔門學詩之法其庶矣乎雖然未也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子夏因論詩而知學鳶飛戾天魚躍於淵子思以明上下一理之察旱麓之章旨果若是乎穆穆

文王於緝熙敬止朱子以敬止為無不敬而安所止他日之訓解又何不若是乎是知讀詩之法在隨文以尋意用詩之妙又在斷章而取義也學者誠以是而求諸三百五篇則雅無大小風無正變頌無商周魯苟意會於心言契乎理事適其機或施之政事或發於語言或用之出使與凡日用施為之間無往而非詩之用矣固不拘拘於義例訓詁之末也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朱熹曰小子弟子也興謂感發志意觀謂考見得失羣謂和而不流怨謂怨而不怒人倫之道詩無不備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學詩之法此章盡之讀是經者所宜盡心也

臣按先儒謂論語之及詩者多矣而惟此章為備學者苟於此盡心焉則有以感發其志意而為善

不懈有以考見其得失而於事無惑和而不流以處羣居之常怨而不怒以處人倫之變孝父忠君而於人倫之大者無愧博物洽聞而於一物之小者不遺詩之為益不旣多乎其為益之多如此學者所宜盡心也

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也與

朱熹曰為猶學也周南召南詩首篇名所言皆修身

齊家之事正墻面而立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

臣按先儒謂詩有二南猶易有乾坤學詩者自此入而修齊治平之道皆自此出此章與誦詩三百小子何莫學夫詩皆明窮經致用之道

孟子咸丘蒙問曰詩云普(徧也)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循也)土之濵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

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字也害辭語也不以辭害志以意逆迎也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子獨立之貌遺脫也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程頤曰舉一字是文成句是辭

張載曰知詩莫如孟子以意逆志讀詩之法也

朱熹曰詩小雅北山之篇也作詩者自言天下皆王臣何為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乎非謂天子可臣其

父也雲漢大雅篇名也言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志當以已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若但以其辭而已則如雲漢所言是周之民真無遺種矣惟以意逆之則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憂旱而非真無遺民也又曰意謂已意志謂詩人之志逆謂迎之也其至否遲速不敢自必而聽於彼也

史記曰古詩本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

義者三百五篇

孔穎達曰按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馬遷之言未可信也

朱熹曰三百五篇其間亦未必皆可施之禮義者但存其實以為鑒戒耳

程頤曰古之人幼而聞歌頌之聲長而識美刺之意故人之學由詩而興後世老師宿儒尚不知詩之義後學豈能興起乎又曰周南召南如乾坤二南之詩蓋聖人

取之以為天下國家之法使邦國鄉人皆得歌詠之也有天下國家者未有不自齊家始故先言后妃次言夫人又次言大夫妻而古人有能修之身以化在位者文王是也故繼之以文王之詩又曰學者不可不看詩看詩便使人長一格

張載曰置心平易然後可以言詩涵泳從容則忽不自知而自解頥矣又曰求詩者貴平易不要崎嶇蓋詩人之性情温厚平易老成其志平易故無艱嶮之言大率

所言皆目前事而義理存乎其中以平易求之則思遠以廣愈艱嶮則愈淺近矣

謝良佐曰學詩者須先識得六義體面而諷詠以得之

又曰君子之於詩非徒誦其言又將以考其情性非徒考其情性又將以考先王之澤蓋法度禮樂雖亡於此猶能併得其深微之意而傳之又曰詩須諷咏以得之古詩即今之歌曲今之歌曲往往能使人感動至學詩却不然只為泥章句故也

歐陽脩曰詩述商周自玄鳥生民上陳稷契下訖陳靈千五百年之間旁及列國君臣世次國地山川封域圖牒鳥獸草木蟲魚之名與其風俗方言訓詁盛衰治亂美刺之由無所不載

游酢曰學詩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如觀天保之詩則君臣之義脩矣觀常棣之詩則兄弟之愛篤矣觀伐木之詩則朋友之交親矣觀關雎鵲巢之風則夫婦之經正矣昔王裒有至性而弟子至於廢講蓼莪則詩之興

發善心於此可見矣

朱熹曰詩經全體大而天道精微細而人事曲折無不在其中又曰詩之為經所以人事浹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

劉瑾曰通三百篇而論其大義則其喜不至瀆怒不至絶怨不至亂諫不至訐天時日星之大蟲魚草木之微人倫綱常之道風氣土地之宜神祇祖考之祀禮樂刑政之施凡天人相與之理莫不畢備於一經

之中也

又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参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情性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

問詩何以興朱熹曰讀詩見其不美者令人羞惡見其美者令人興起

又曰讀詩之法只是熟讀涵泳自然和氣從胸中流出其妙處不可得而言不待安排布置務自立說也

臣按真德秀有言三百篇雖難曉今諸老先生發明其義了然可知如能反覆涵泳真可以感發其性情則所謂興於詩者未嘗不存也臣竊以謂古人教冑子率以樂今世古樂不存而所謂詩者固三代之遺音也學校之中間居游息之時俾其歌詠三百篇詩雖其節奏無傳然即今鄉飲所歌鹿

鳴之音調稍諧協之縱不能皆如古人之全然亦可以彷彿其萬一也其於興起感發懲創之道不為無助以上論詩

以上本經術以為教上之中

大學衍義補卷七十四